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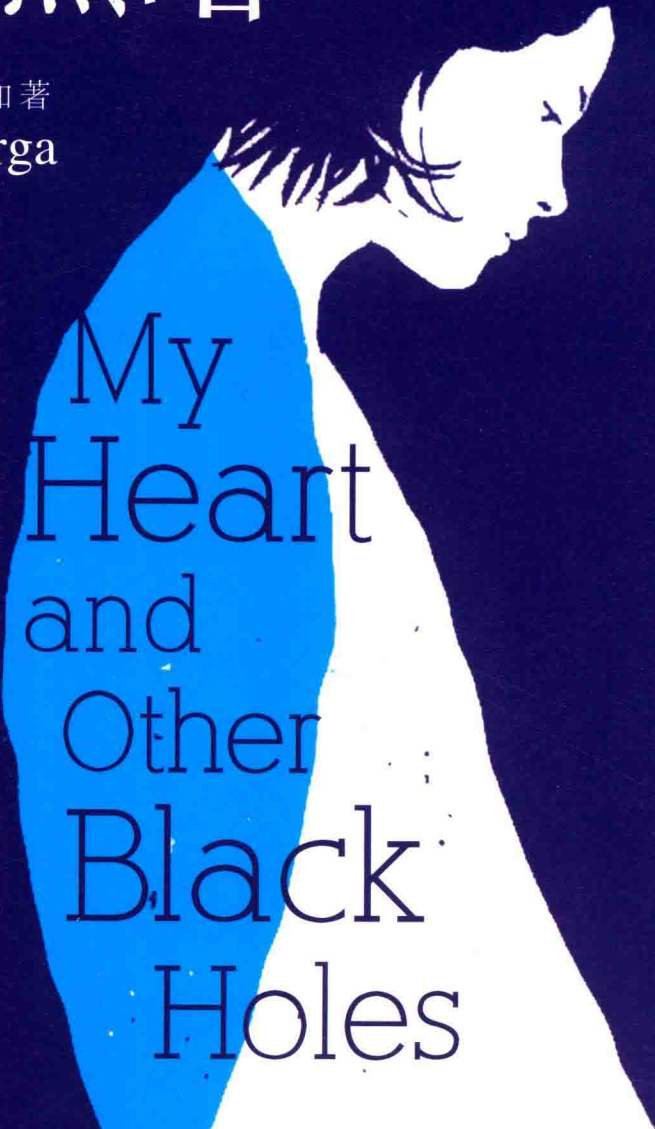
星星火花，便可改变一切。

隐藏于内心深处的 那些黑暗

〔美〕贾丝明·沃加 著

Jasmine Warga

朱禎子 译



My
Heart
and
Other
Black
Hol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隐藏于内心深处的 那些黑暗

〔美〕 贾丝明·沃加 著

Jasmine Warga

朱禎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0795

My Heart and Other Black Holes

Copyright © 2015 by Jasmine Warg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藏于内心深处的那些黑暗 / (美) 贾丝明·沃加著;
朱祺子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682-8

I. ①隐… II. ①贾…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1992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王雪纯

装帧设计 李 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6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4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682-8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为了纪念艾登·乔斯·沙佩拉

他曾如此热爱生活并教会我们如何去热爱生活

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找寻新天地，
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

——马塞尔·普鲁斯特

3月12日 星期二

倒计时：26天

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特别是莫扎特的《D小调安魂弥撒曲》，蕴含着一定的动能。如果你排除一切杂念，静心聆听，你可以感受得到小提琴的琴弓在琴弦上细微而紧凑的颤抖，即将点燃跃动的音符。让那些音符在五线谱的海洋里翩翩起舞。当它们漂浮到空中，它们彼此碰撞，迸发出绚烂闪耀的火花，爆裂成五彩斑斓的碎片。

我花了大量时间冥想，试图去体会奄奄一息的感觉。试图去想象、去感受人之将死会听到一些什么样的声音。我是否会像这些音符一样迸裂，撕心裂肺地释放最后那些痛苦的呐喊，随后静默消泯，直至永远。或者，也许我会变成几乎不复存在的虚无缥缈的静电噪音，如果你足够用心，贯注聆听，就一定能听得到。

假使我还没有达到幻想死亡的地步，那在“塔克营销理念”

电话服务中心工作也一样会达到相同的效果。幸运的是，他们在债务方面已经摆脱了困境，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

“塔克营销理念”是一家电话营销公司，坐落于一个肮脏带状商场的地下室，我是这些员工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活着见证过罗马帝国衰亡的员工。一些很可能是从好市多^①批量购买来的灰色塑料桌子排列成行，每个人都拥有一部电话、一台电脑。整个地方闻起来有一种霉菌与煮焦了的咖啡混合起来的味道。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一个关于“天堂假日”的调查。他们想知道人们更关注于假期的哪些方面——食品饮料的质量还是酒店客房的品质。我拨打了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个号码：居住在桑树街的埃琳娜·乔治夫人。

“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您好，乔治夫人。我叫艾塞尔，这里是‘塔克营销理念’电话服务中心，我谨代表‘天堂假日’向您致电。请问您现在方便回答几个问题吗？”我并不像我的大部分同事那样拥有平缓动听的嗓音，也根本算不上是“塔克营销理念”的明星员工。

“我跟你们说过别再打了。”乔治夫人极其不耐烦地挂断了我的电话。

您可以逃跑，但您无法躲避，乔治夫人。我在我的电话簿上标注了一个记号。看来她对一个为期两周、可以分时享受的

① 好市多，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量贩店，也是会员制仓储批发俱乐部的创始者。

夏威夷美好假期并不怎么感兴趣。不好意思啦，“天堂假日”。

拨打完一个电话之后如果不休息一下，实在是太辛苦了，于是我又将脸转了过去，面对着电脑。这份工作唯一的特殊待遇就是这免费的、不受限制的上网条件。我双击浏览器，重新登录了“Smooth Passages”——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个网站。

“阿泽儿。”我的上司帕尔默先生突然出现在我身旁，一如既往地念错了我的名字。是“艾—塞尔”，不是“阿—泽儿”，但他并不在乎。“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上班的时候不允许玩电脑？”他指向我的电话簿，“你还剩那么多电话没有打。”

如果帕尔默先生换一个理发师的话，估计可以改变他的一生。现在的他留着一个碗盖头——你通常只会在身材瘦长的六年级男生头上见到这种发型。我想告诉他，其实平头能够更好地修饰他下颌的弧线，但我猜他与帕尔默夫人之间感情一定如胶似漆，以至于他并不急于重塑自己的形象。是的，帕尔默先生并没有遭遇所谓的中年危机。

虽然我讨厌承认这一点，但我真的有那么一点儿嫉妒帕尔默先生。至少，他如果想改变，就能够立马实现。几剪刀下去，他的形象就会焕然一新。而我如果想进行任何改变的话，却无从下手。

“怎么了？”帕尔默先生发现了我正盯着他看。

“你的发型很帅。”我旋转着椅子。我想我刚刚撒了一个谎。我的工作有两个特殊待遇：免费上网，以及我可以享受这把旋

转座椅的乐趣。

“啊？”他疑惑地低声嘟哝了一句。

“你的发型很帅。”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你有没有考虑过换一个不同风格的发型？”

“你知道我冒了多大的风险才把你雇用进来吗？”他抬起他那布满皱纹的手指指向我的脸，“这个小镇上的每个人都对我说，你是个麻烦。因为你的……”他话音渐弱，转移了目光。

因为你的爸爸，我在心里默默地将他的语句补充完整。我的口腔内瞬间溢满了酸味、金属味，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屈辱的味道。我的生活可以被整齐地划分成两个部分：我爸爸出现于那则晚间新闻之前，及其之后。有那么一刻，我允许自己想象了一下，如果爸爸没有做那件事情的话，这场对话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也许帕尔默先生就不会把我当作一只袭击了他的垃圾桶的流浪狗这样对我说话了。我觉得他会对我更礼貌一些，不过没人会把文明用语浪费在我的身上。然而突然一个念头闯进了我的脑海，这就是那个我一直想要从脑袋中排挤出去的念头。你的内心并不会感觉到任何不同。

我低下头，下巴几乎快要贴到胸口，企图遗忘刚才的那个想法。“对不起，帕尔默先生。我这就来打电话。”

帕尔默先生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抬头望向最近新挂在办公室后墙上那三张璀璨夺目的巨型海报。三张海报分别展现了布莱恩·杰克逊三种让人印象深刻的姿势——双臂交叉抱在

胸前，双臂举过头顶彰显出胜利的姿态，以及双臂叉腰。经过“Photoshop”的精湛处理，海报上的他拥有完美的肌肤，但他那灰金色的头发与明亮清澈的蓝色眼眸的确不需要做任何美化。当我从学校的大厅穿过，从他的身边走过时，我看到过他那名副其实地壮硕结实的小腿肌肉。在每一幅巨型海报下方，都有一行用红色与黑色笔迹潦草涂写上去的文字：出生于肯塔基州兰斯顿的奥林匹克选手。

海报上并没有提到兰斯顿第一个符合奥林匹克选手标准的男孩的任何信息。不过，也并不需要提起。当我看到帕尔默先生端详着这幅海报时，我知道他已经想到了那个男孩，第一个男孩。几乎每一个看到布莱恩·杰克逊那汗水晶莹的额头与那完美流畅的肌肉线条的人都不禁会联想起蒂莫西·杰克逊——布莱恩的哥哥。每一个看到了这张海报再看到我的人就一定会联想起蒂莫西·杰克逊。

最后，帕尔默先生将视线从海报上转移开来，转过身，面对我。不过，他无法直视我的眼睛。他凝视着我的头顶，清了清嗓子。“阿泽儿啊，如果你明天不来上班的话，也许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你为什么不请一天假呢？”

我将手肘压到桌上，希望能融进这片灰色的塑料之中，成为无知无觉的合成聚合物。我感觉皮肤在身体的重压之下开始变得瘀青肿胀。我静静地哼着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和赋格》，脑海中充满了黑暗、沉重、压抑的曲调。我想象着这些曲调的

琴键编织成了一把梯子，通向一片静谧祥和之地。一片远离“塔克营销理念”，远离帕尔默先生，远离每个世俗之人、每件纷扰烦忧之事的净土。

帕尔默先生似乎将我的沉默误解成了疑惑以及那么一点儿屈辱。他伸出双手，在面前紧握，如同刚刚洗过手一样拧绞着。我总能让大多数的人产生那种感觉——想要清洁双手。“正如你所知，明天我们将代表兰斯顿当局致电，希望能够提高布莱恩·杰克逊星期六那场比赛的参与率与出席率。”帕尔默先生的声音轻微颤抖了一下，他偷偷地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海报，仿佛布莱恩·杰克逊那沉着冷静的运动员容貌可以帮助他鼓起勇气继续下去。

布莱恩一定为帕尔默先生成功施展了他的魔力，因为帕尔默先生的声音恢复了正常。“布莱恩这个周末会回来参加此次训练营，兰斯顿当局希望大家能够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其实我知道你肯定也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恐怕我们的一些客户会因为你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比赛而感到不舒服，因为你的爸爸，呃……”他的声音逐渐降低，他继续说着，却一直磕磕巴巴，我实在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好像他一边道歉，一边解释，并且还一边谴责着什么。

我尽全力憋住不笑。我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帕尔默先生刚刚可笑地指责我作为一个电话营销员毫无吸引力之上，而将关注点全部集中到了他所说的“客户”这个词上。我不认为我们每

天骚扰的那些人认为自己是客户，他们其实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正是多亏了我的老爸，我现在特别擅长让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受害者。

帕尔默先生红着脸，心神慌张地离开了我的办公桌，然后在其他几排办公桌之间游荡。他让玛丽别再咀嚼口香糖，他乞求托尼不要把满手的汉堡油脂蹭得键盘上到处都是。

当帕尔默先生距离我的办公桌有了一定距离之后，我再次打开了“Smooth Passages”的网页。简单来说，“Smooth Passages”是为那些想要寻找死亡归宿的人提供的一个网络平台。世界上有无数个类似的网站。有一些网站的设计太过华丽花哨。有一些网站比较小众，它们面向那些寻求某种奇特死法的人们，比如窒息而亡；或者面向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群，比如郁郁寡欢的受伤的运动员，或者类似的什么怪人。我至今都还没有找到一个专门针对精神病罪犯那人见人厌的女儿的网站，所以现在“Smooth Passages”是我的精神家园。

“Smooth Passages”网页朴实无华，没有任何华而不实或低级俗气的 HTML 设计。它只有黑色和白色这两个经典配色。的确如此，一个专门为想要自杀的人群设计的网站也可以用“经典”来形容。“Smooth Passages”设有留言板和论坛，这是我主要浏览的两个板块。最近，我对一个名为“自杀搭档”的板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绝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自杀其实是一件很难坚持贯彻的

事情。是的，我知道，人们总是宣扬着所谓的“自杀是懦夫的出路”这样的言论。我猜这句话意味着——我选择自杀，就意味着我选择了放弃，选择了投降。这样就可以逃避未来的那个黑洞，防止自己成长为我害怕成为的那种人。但是，不能仅仅因为它代表着懦弱，就说明这是一件很容易完成的事。

关键在于，我担心我的自我保护本能过于强大。这就像我那消极郁闷的头脑和我那灵活多动的身体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斗争。我担心我的身体会在最后一刻冲出重围，战胜了我的大脑，最终我只能半途而废。

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无非就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我倚坐在轮椅上，吃着压成粉末状的食物，被一些喜欢观看那些乏味俗气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时髦护士全天看候。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一直在关注那个“自杀搭档”的板块。我觉得，让你去组建自杀搭档是让你能找到住在附近的另一个因为其他一些悲哀理由想要自尽的人，你们可以共同制定自尽计划。这就像同侪压力自杀行为，并且据我所了解，这个方法太他妈有效了。好极了，我加入了。

我浏览了一些帖子。这些帖主都不是很适合我。他们要么距离我太遥远（为什么这么多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想要用枪射穿大脑呢？住在海边不是应该非常开心幸福吗），要么他们和我年龄差距太大（我真的不想要和一些面临婚姻危机的成年人

搅和在一起——压力重如山的足球妈妈^①可不适合我)。

我思索着如何撰写自己的广告内容，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此外，似乎没有任何事情比你热情地伸出手想要找到一个搭档，然后却被拒绝更为沮丧难过。我回过头，看到帕尔默先生在几排办公桌之外的地方。他正在给蒂娜·布拉特做肩部按摩。也许他和他夫人的感情并不如我以为的那样恩爱有加。

帕尔默先生发现我正盯着他看，摇了摇头。我对他做了一个鬼脸，然后马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簿上的下一个号码：居住于加尔维斯顿巷的塞缪尔·波特。

我正听着电话里那耳熟的音乐，突然我的电脑提示音响起。真该死。我总是忘了调成静音模式。

劳拉，那位坐在我旁边的中年女士朝我扬了扬眉毛——她的肤色看起来就像患了黄疸病一样，而她嘴唇上涂的口红对于她的肤色而言太过鲜亮。

我耸了耸肩。“应该是软件更新的提醒吧。”我对她随口一说。

她朝我翻了个白眼。显然，劳拉就是一个活测谎仪。

塞缪尔·波特先生没有接听电话。我猜他应该对冰镇果汁朗姆酒不是很感兴趣。于是我挂断了电话，点开了“Smooth

① “足球妈妈”指花许多时间带孩子参加体育活动、音乐课等的母亲，尤指典型的中产阶级母亲。

Passages”的界面。刚刚它发出了提示音是因为有人在“自杀搭档”论坛上发布了一条新的消息。这则消息的标题为《4月7日》。我点开了这则消息：

我承认我曾经认为这非常愚蠢。我觉得自杀的全部意义就是让我可以享受永久的孤独，所以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想要和别人共同完成这件事情。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害怕自己会在最后一分钟的关键时刻干出临阵退缩之类的事情。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但我现在还是宁愿不要提起。

我的要求不多。第一，我不想和有小孩的家长组成自杀搭档。这对我来说负担太重。第二，这个搭档不能居住在一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我知道这个条件可能有点儿苛刻，因为我所居住的地方并不是什么中心地段，但是目前的我仍然坚持这一点。第三，我们必须在4月7日那天达成我们的目标。这个日期毫无商量的余地。欲知详情，请给我发送短信。

——冷酷机器人

我查看了一下冷酷机器人的状态，尽量让自己不要依据网络名称来评判一个人。但是，冷酷机器人，我真的要和拥有这样一个网名的人成为搭档吗？我可以理解，聚集在这里的每个

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情绪化，好吧，其实是会非常情绪化，但大家仍然会……嗯，有那么一点儿尊严。

冷酷机器人显然是一个男生。他今年十七岁，就比我大一岁。这没关系。噢，他居住在肯塔基州的威利斯——也就十五分钟左右的车程。

一股热流震颤着贯穿了我的脊柱，我依稀记得，这就是兴奋的感觉。冷酷机器人和我的时机最为吻合。也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这一定是来自上天的某种旨意——如果只有在计划自杀的时候你才感觉到幸运，那么这一定是你离开人世的绝佳时期。

我再次阅读了一遍那则消息。4月7日，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是3月12日。我也许可以再强撑一个月左右，不过最近每一天都感觉如同永恒一般遥遥无期。

“艾塞尔。”帕尔默先生又开始对我说话。

“怎么了？”我几乎没有关注他在说什么。

他走了过来，站在我身后，轻轻敲打我的电脑屏幕。我尽量将窗口调成最小化。“听着，我不管你在空闲时间都在做些什么，但请你不要把那些东西带到工作中来。明白了吗？”他的声音如同一个旧沙发垫一样萎靡不振。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还会对除了我自己之外的一个人心存怜悯的话，我想那个人一定是帕尔默先生。

我需要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我想帕尔默先生对“Smooth

Passages”这个网站应该并不熟悉。他大概以为我在看一些重金属音乐之类的粉丝网站。帕尔默先生并不知道，其实我喜欢的是轻柔婉约的音乐和弦乐器。难道他的父母以前没有教育过他，让他不要凭印象就给人归类吗？虽然我才十六岁，留着一头不羁的鬃发，每天都穿着深色的条纹衬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无法去品味欣赏一首精妙绝伦的小提琴独奏或舒缓流畅的钢琴协奏曲。

帕尔默先生刚离开，我就听到了劳拉发出了一声嗤之以鼻的嘲笑声。“怎么了？”我问道。

“难道你家里没有网吗？”劳拉皱着眉头看着我。她正喝着免费的咖啡，塑料杯的边缘上沾着她那极其可怕的冰草莓色口红。

“难道你家里没有咖啡机吗？”

她耸了耸肩，正当我以为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她说：“工作并不是让你寻找约会对象的地方。你应该在你自己闲暇时间去做那些事情。要不然你会让我们其他人摊上麻烦。”

“好的。”我低头看着键盘。向劳拉解释说我也并不是在寻找一个约会对象根本没有用，至少我所寻找的不是她所认为的那种对象。

我盯着卡在 F 键和 G 键之间的那一小块奶酪饼干碎片，作出了决定——我要给冷酷机器人回一条消息。

我和他有个约定：4 月 7 日。